撰文：巧詩
攝影：謝浩然（順德、佛山）、曾梓洋、周耀恩
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南國工藝紡染之路

香雲紗

曾經，這是一種中國南方人的日常衣物，在舊照片中看到的男女老少，皆有一件。質量又輕又透薄，防水防曬且耐用，一面是發亮烏黑，另一面則沉實朱褐，這種以天然植物染整方式製作的布料，更會愈穿愈柔軟。黑膠綢，又或者是俗稱「綢仔」、「莧紗」，北京則叫「竹紗」，現在中國內地則統稱為「香雲紗」。2009年時，順德倫教香雲紗的染整技藝，更列為佛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。

關於香雲紗的由來、歷史、工藝文化和傳承，一直以來都有不同的說法。這種民間的染製傳統工藝，歷年來隨着社會、時代及科技變遷，經歷了大起大落，現在只剩小量加工曬場，位於順德、佛山一帶繼續營運，留下最後一盞傳承的燈火，也見證了香雲紗跟順德當地的社會及經濟發展歷史。在那裏，記者目睹工匠對於香雲紗染製要求嚴謹，經歷三洗九煮十八曬漫長又艱辛的製作過程，同行的設計師、藝術家亦進行各種實驗，嘗試把傳統轉化於現代生活中，重拾這種瀕臨失傳的工藝，並與製作者及用家一起，探索一種對於紡織物、土地、文化和大自然間，更平等的精神關係。

香雲紗由普及到淡出日常生活，由興盛到凋零，來到今日更需要小心保育，中間走過一條怎樣的路？

那些穿著閃亮黑布的時代

香雲紗曾經是南方人的主要服飾，不論階級或職業，都會因應着本身的社會地位和生活習慣，衍生出獨特的款式和穿著方式。可是在八十年代或之後的照片，卻難再找到香雲紗的身影，新一代的中國人對於香雲紗和黑膠綢，更毫無認識，甚至沒有見過。

翻看六、七十年代的舊照片，又或者是早於十九世紀時，由著名攝影師John Thomson從中國南方出發，前往北方遊歷時，拍下的中國紀實攝影集《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》，一幅幅舊時代中國人的生活面貌，從官吏到草根平民，他們身上穿著的黑膠綢，在照片中散發出獨有的光澤。而老照片中的香港蜑家女性，戴着藤帽搖櫓掌船，或背着嬰兒時，穿的亦是具防水防曬功能的「綢仔」；至於在戲曲藝人身上的，則是設計和剪裁都精緻的中式衣褲，當樂師們奏起琵琶、二胡時，更添情韻。昔日的廣州，不論是茶莊曬茶的、炒茶的，在銀行認銀子的、絲廠繅絲的，各行各業的工人們身上，都是闊大的莧紗綢衣裳和褲子……

農務良伴

新界農家的本地人身上，穿黑膠綢的人也不少，因為這是在烈日下工作的最佳衣著，可以防曬、防水，又輕又透風。（圖片來自政府新聞圖片資料室）

「上世紀六十年代及之前，這廣東特產是大眾不可或缺的布質，是僅次大成藍，鄉下人夏天作衣褲的最普通的布料。表面深啡朱紅，內裡泥土米黃，新淨時有點硬兼不透風，經歷年月水洗風吹漸變爽脆涼浸，現今科技可以水洗或沙洗獲類似手感效果。

四季分明的世代，祖母入夏即穿上，手持葵扇一撥風來一撥風去在巷口乘涼和鄰居聊天，最愛這時刻將小小頭面枕在她的大腿上，乘風消暑，用手掌輕撥孫兒頭髮或用銀耳挖輕輕取耳，歲月摩梳指縫間的溫柔與綢仔傳來陣陣涼意與微微沙響最是難忘。

這鄉土物事隨時間和社會發展轉變，祖母那輩已遠去，甚至母親也已不在，縱使新界最偏遠角落田耕作活早已遠去，何況泥土氣味的布料綢仔？」

摘自時裝設計師鄧達智的專欄文章：「綢仔，香雲紗」

順德大媽

綢仔有不同的款式，甚至會用於織造圖案別致的布料上。這位正在參拜先人的順德大媽，一身兩件裝的莨紗綢仔服裝，可以見到綢仔衣料上的圖案分明，散發出穩重、優雅的味道。（圖片來自政府新聞圖片資料室）

小鳳仙落街買菜

當年不少為富貴人家打工的順德自梳女，都愛穿綢仔作衣裳，也是香港六十年代婦女流行的夏天服飾。優點是輕薄、通風，易清洗，加上天然的光澤，自然是她們上街買菜的必備衣服。（圖片來自政府新聞圖片資料室）

一代宗師

家鄉位於佛山的詠春宗師葉問，在五十年代跟佛山旅港的嫡系弟子合照中，穿上乾淨企理的黑膠綢唐裝打扮。有說當年葉問避走戰火，南下香港時只帶了幾件衣服，不知道當中可有這件？

水上人必穿

中國南方人靠海吃海，不少人都是水上人家。他們的婦女大多會在漁船或小艇上工作，一套黑膠綢配藤帽的打扮，可說是最普遍的穿著。（圖片來自政府新聞圖片資料室）

童裝之選

童裝綢仔？是的，在六十年代的政府年報中，拍攝了不少在香港仔避風塘生活的水上人照片，當中水上人的女孩和嬰兒都會穿上黑膠綢製造的童裝服，為向來沉實的黑色服裝帶來不少童趣和生氣。（圖片來自政府新聞圖片資料室）

烈日下的南方工藝

廣東順德是魚米之鄉，不少香港人都喜歡在假日前來享受美食、遊玩。7月底，一班來自香港、台灣及中國內地的紡織專家、學生和愛好者，卻冒着炎夏攝氏四十度的高溫和烈日，前來順德倫教，參加由金澤工藝館舉辦的五天香雲紗工作坊。

夏天是曬莨的最佳時候，工人每天清早8時開工，中午休息，然後下午2時再工作到4時。人人曬得全身是汗。

過烏後的水洗工序，需要工人們合作把綢疋從遮光棚搬到河邊，過程中他們要保持一致的步調，節奏如行舞。

順德成藝曬莧廠的主理人梁珠，同時也是國家非遺香雲紗染整技藝的傳人。

成藝曬莧廠的主理人梁珠，今年七十八歲，是佛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「香雲紗染整技藝」的傳人。眼看着這班「有自唔在，攞苦嚟辛」的外行人，每日汗流浹背地反覆實驗薯莨染，有人做紋縐，有人為皮革上色……各種土炮方法盡出。他卻總是笑着說：「香雲紗複雜得多了，你們這些當作小實驗，也未嘗不可。」幾天下來，大家都對這種染整加工的織染工藝佩服萬分，直呼簡直是「布布皆辛苦」，因為製作香雲紗涉及的工序繁多、製作時間長，必須以手工操作，體力勞動量大，卻難以控制。一幅完整的香雲紗，並不如現代工業生廠般能夠輕易地大量生產，只能靠人手，在地作小量生產。

漫長的浸洗煮曬

順德成藝曬莧廠的曬場，位於高交橋底，河道旁邊的草地曬場面積大約兩、三個足球場，種滿了矮矮、挺拔的綠草，無遮無蓋，方便烈日下進行長時間暴烈的晾曬工序，旁邊的建築物則只有一間石房和鐵皮屋，內裏已包括辦公室、貨倉、染房，還有曬莧師傅們休息和睡覺的地方，在前方約十分鐘路程的地段則是過烏場，還有未來的香雲紗博物館和酒店地址。

這門流傳於佛山、順德一帶的傳統工藝，充分地利用了珠三角的植物、土壤、水、陽光等天然元素，結合工匠手藝。每個在曬場上工作的人，頭上都戴着寬大的草帽子，身穿長衫長褲，從頭包到腳的打扮，避免曬傷。從資深老師傅黃生到剛入行的年輕人，個個練就一身鋼筋般的體格和黑黝黝的膚色，因為曬莧需要的不只是手工，還有耐性和體力。從浸莧、曬莧、過烏、洗烏等，都需要大量的勞動力。他們每天早上8時開工，一直做到11時，午休至2時，又再工作至下午4時才收工；有時為了到遙遠的河涌取泥，更會在清晨五、六時出發。

香雲紗染整技藝又叫作「曬莧」，是一種採用單一植物染料——薯莨汁——對絲綢織物進行染色的南方紡織加工技藝。其獨有的褐色和烏黑色，利用了含凝膠和單寧酸的薯莨莖部汁液，經過多次染整後，配合含氧化鐵成分的泥土加工而成。整個染色過程共有十四個主要工序，包括浸、曬、封、煮、水洗等，全人手操作，細節繁複，過程需時長達十五天。

全人手製作

記者和工作坊的參加者，都是初次參觀香雲紗過烏的工序。但見幾位師傅把過烏後的面料，長約18.5米至20米的長布料，從過烏場合力搬至碼頭河中洗淨、再擺放在草地上曬晾。為了保持一致性，每位工人的步調亦有如充滿節奏感的舞蹈表演。洗布時，師傅們全身用力，以身體和雙手感知布疋和水流的韻動，將面料在河水中來來回回、有條理地清洗。這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，因為當織物染色、上泥後，布疋的體積增加，會變得愈來愈沉重。因此師傅得以兩人為一組，輪流交替洗烏，好讓另一位回氣，再接力。每位師傅的手勢亦不同，憑藉經驗累積純熟度。

與成藝合作過的中國服裝設計師梁子，曾在訪問中形容曬莧的過程，「就像回到500年前的工坊一樣。」因為曬莧廠使用的工序、工具、材料等均依照傳統做法，如染房的過水池、染池、掃氣泡的蒲葵掃、銅鍋、曬晾的釘竹或上烏的葵掃等，一概沿用古方，全人手操作，只有榨薯莨汁和攪拌河泥時才改用機器。

（上）為了平均地洗去布上的河泥，工人會分成兩人一組，協助洗烏。

（下）因為長時間接觸莧水和河泥，曬莧師傅身上的手腳指甲全都染成黑色。

曬莧廠染房中使用的設備和工具，都是沿用了百多年的傳統染整工具。

曬場設於順德河畔，有寬闊的草地和鄰近河水的天然資源。

炎熱的天氣，加上繁重染整工作，工人們每天都要不停地洗刷身體和換乾衣服。

染房的另一面，就是工人的休息間。

百年手工智慧

曬莧是廣東獨有的傳統染整工藝，每道製作工序都要依賴工人長期積累的經驗控制，且由師徒或父子間以身授口傳。加上染整的主要材料薯莧和含鐵質的河泥，皆是本地出產，工藝僅限於廣東佛山、順德、番禺等地區，從環境、氣候、材料到技藝，都可以見到香雲紗獨一無二的百年傳統智慧。

十四道工序

香雲紗的染整過程，有三洗九煮十八曬共十四道工序，流程依次序如下：準備綢料、浸薯莧水一次、曬莧、浸薯莧水六次、封莧水六次、煮練一次、封莧水十二次、煮練一次、封莧水一次、過烏（河泥）、水洗、封莧、拉布、攤霧、卷綢、整裝入庫。

跟陽光賽跑

曬莧受陽光、風向、濕度的影響極大，一年間只能在4至10月期間開工。如日照太強，氣溫過高，紗綢就會變硬發脆，因為蠶絲纖維有九成動物纖維、絲素、絲膠和水分，太猛烈的陽光會使絲綢變脆、失去張力。風向也是關鍵之一，當乾燥的北風吹起、夏天出現回南天時，紗綢都會曬不乾；當遇上雨季，工人也必須要暫時停工，所以一年之中，能夠曬莧的日子僅有百餘天，有如跟陽光在賽跑。

手推車就是把綢疋往返運送於染房和過烏場的運輸工具

天然曬地

曬莧工廠需要平坦的曬地，以泥墊底，上鋪幼細砂，密植長約一至二厘米的青草。草身又以俗稱為「爬地老鼠」的本地草為佳，才可以承受到綢疋的壓力。

鄰近河涌

選址方面，也可以見到南中國地區的地理特性，也是曬莧廠位置所在的條件。位於河涌邊，既可方便綢疋過泥後進行浣洗，亦便於運送河泥。這些遍佈珠三角地區的河涌，從前就是交通和貿易的重要渡口，是水上人主要的生活地方。

（上）薯莧榨汁昔日是用人手，現改為電動機器操作。

（下）薯莧榨汁後，工人會加水，調校不同深淺的薯莧染液。

薯莧

薯莧是曬莧工序採用的主要植物染料，又叫「薯榔」。拉丁學名是Dioscorea，屬於多年生纏繞藤本薯蕷科植物，葉子為心形，上有條脈紋。其樣貌跟山藥的藤相似，莖部肉厚肥大，呈圓形狀；表面是棕灰色，內部為棕紅色。薯莧內含大量鞣質成分，多用作製皮革、染漁網、繩索和染布之用，亦具有藥用價值，可以止痛、消炎、解毒等。在曬莧廠使用的薯莧，大部分是山谷野林中的野生薯莧，成長期需要七年，其肉身愈紅即代表愈成熟。根據歷史資料，早於北宋朝已有使用植物液汁染色，如沈括《夢溪筆談》中記載南人以赭魁染皮製靴，提到的赭魁，「膚黑肌赤、似何首烏、汁赤如赭」，描述便跟薯莧近似。

環保無害

薯莧汁液隨用隨榨，莖部的單寧會隨存放的時間而減少，加上天氣炎熱，薯莧液存放一久就會發泡、發臭。曬莧廠將薯莧放在戶外陰涼處，使用時就用電動榨汁機，比昔日用人手削磨方便、快捷。榨汁後的薯莧渣，曬乾後可以用來生火，節能又環保。多餘的薯莧汁也可以直接排入河涌，不怕污染環境。

鐵質河泥

生產香雲紗使用的河泥，主要來自順德、南海、三水等地，成分必須含有豐富鐵離子，且未受污染。以手感細膩滑潤、色澤灰黑為佳。對於河泥鐵質的要求也甚考究，鐵質不夠，烏後的香雲紗會缺乏油黑烏亮的效果；但鐵量太多，又會令塗層過厚，容易脫落。質量差的香雲紗如製成衣服，會令肘彎、膝彎、臀下部位容易脫色。曬莨工人於清晨出發採挖河泥，工序由專門的採泥工負責。然而，當下的珠三角地區工廠林立，未被污染的河涌愈來愈少，僅餘小部分河段適合取泥。

染坊

染坊是曬地的重要設施之一，作為工作間、倉房和工人睡覺、吃飯的地方。工作間的設備包括：堆放薯莨的磚槽、電動粉碎機；旁邊是沉渣池，約三米長、兩米寬、深1.2米，工人會把榨成薯莨水的液體，連渣帶汁地倒入池中，利用五個一字排開的過水槽，調校不同濃度的薯莨液。另一面則是設有牀位和桌子的工人休息間，把握時間早起工作。

染坊的工具全被染上濃濃的莨水

準備綢緞

香雲紗屬於紡織業中的加工染整工藝，以坯料構造區分：莨紗，是用提花手拉機織成的暗花織品，經線或緯線較長，交織點少，而不是透明的紗狀織物；莨綢則是平紋絲織品，輕薄的種類可以製作裙子，較厚的可以造外套和褲。通常整匹坯綢長度約四十五米，為了方便曬莨，要剪成十五至二十米左右，一般長度為18.5米。為了避免綢緞兩邊打捲，染整前會在左右兩邊縫上攀釘。

大銅鑊煮練

為了方便染色，有些布料要先經過煮練，如麻，用溫水將附上的膠質或雜質去除。此大鍋不能用鑄鐵鍋，以免上面的鐵離子與薯莨發生化學作用。因此曬莨廠多用銅鍋，直徑約1.2至1.5米。

（左）工人的休息間就在染房旁邊，他們跟三隻狗生活，每天工作、休息都在一起，形影不離。

（右）染坊已有四十多年歷史，是結構簡單的單層磚屋，以鐵皮蓋頂。

（上）製作莧水的浸染缸

（下）工人雙手要不停地翻動綢疋或用腳踩，讓坯綢吸飽薯莧汁。

浸莧

香雲紗的製作，需要浸染約三十遍。染色師傅是整個工匠小組的靈魂人物，控制每次染色的薯莧液濃度，一般由十年以上的經驗老師傅擔任。因應每次浸染的濃度不一樣，調校染汁時會加水，稱之為「過水」，每個水槽都有特定的濃度，以次數分類，如「兩過水」、「三過水」等。之後，就會把薯莧液以木桶灌入水泥染池，形狀呈直徑約1.2米的半桶狀，上緣有槽口可以橫嵌一條竹竿、垂掛浸染後的坯綢；下端接另一個1.2米長、60米寬、10厘米的浸池；浸池兩邊左右各有1米左右的方形坑，染布時，人就站立在坑中，彎腰即可進行。其設計合乎人體工學，方便有效地使力，每次可供兩名工人同時操作。浸染時，工人雙手會不停地翻動綢疋或用腳踩，讓坯綢吸飽薯莧汁。

浸莧需要由經驗師傅擔任指揮，每次浸染濃度不一樣。

每次曬莧都要趕在清晨和中午前進行

用來固定布疋的竹釘

布上的莧水氣泡，要用蒲葵葉帚掃走，避免留下印迹。

曬場的設計，是以布疋的長度劃分。

曬莧

浸莧通常在一大早進行，當太陽出來，就可以進行曬莧。工人會先用大布拖，在曬場上來回走動，吸乾草上的露水。曬場的設計，一般都是按照綢疋的長度劃分，一邊是早已打好的首排長約二十厘米的短木。浸染後的坯綢先以竹棒穿起兩端，然後兩人用力將坯綢拉至平直，力度要均勻。動作看起來簡單，其實也講究手藝和合作性，工人使用的大小力度必須通過實踐累積，否則會令坯綢曬乾後變形。拉直後，再用短木打入草地卡住竹棒。一匹坯綢完成，就如法繼續固定其他。完成整批後，工人會用蒲葵葉掃帚，把坯綢上的莧液氣泡掃乾淨，避免留下印迹，工序叫作「掃色」。之後進行灑莧水，收綢等程序，以手風琴葉的摺頁方式收坯綢，當色調呈淡棕紅，就可以用三過水染布、暴曬、進行封莧水。

曬莧要用力，拉直布疋。

過烏

經過反覆的浸、曬、灑、封等三十多次茛水工序，每吋纖維都吸飽了薯茛液的坯綢，已算是半完成品，此時的坯紗綢已變成了褐紅色，可以進行下一道工序——過河泥，俗稱過烏，是生產香雲紗最後和最重要的一道工序。經過了河泥中的鐵離子，就可以成為一面黑色，一面褐色的香雲紗。舊時工人要在凌晨三、四點起來製作，現在設有上蓋的室內遮光棚內進行。工人把從河涌收集到的河泥，先用電動攪拌機，分離出樹葉、樹枝、小石等，然後放入水泥槽。

過烏時，工人分成兩組，一組疊坯紗綢，一組塗泥，兩組各人分別站在水泥槽兩邊，約兩、三米左右的距離，負責塗泥的工人，手執貌似掃帚的泥掃，在水泥槽中蘸泥，然後均勻地塗上坯紗綢上。每一下都以來回方式塗抹，貌似在畫紙上塗色，或寫書法，力度也講究，塗得不均勻或參差，就要重來。塗勻後，另一組工人將綢疋按中軸線對摺，合力抬起，彼此之間的力度、走步都要互相協調，防拉扯或將泥層擦掉。攤放時，要平穩地放在棚內地上，擺放約半小時，進行媒染，確保薯茛液和河泥充分發生化學作用。

從河涌採來的鐵質河泥

過烏前，先鋪好坯綢。

以泥掃上烏，動作如書寫大字。

工人合力把綢疋對摺，進行半小時的媒染。

遮光棚位置鄰近河畔，方便進行水洗工序。

舞動般的水洗動作，需要精神集中和強壯的體力。

洗烏後又要再曬晾

水洗

過烏後的坯綢，工人們合力抬到遮光棚前面的河涌碼頭，進行水洗。這也是工序中最艱難的一環，工人需要半身下水作業。洗滌時，工人先將綢疋拋進河中，將綢疋從幅寬方向上下提動，動作熟練又乾淨，猶如充滿韻律的舞蹈，工人要用上全身力量來洗滌，激出嘩嘩嘩的水聲。洗滌後放在草地上曬乾，乾透後就可以看到表面烏黑的色澤。綢疋經過最後一次封茛水和攤霧，把牛皮紙般硬的「響雲紗」回復潤滑，慢慢地軟化。

順德的曬莨場曾經一度消失，這家成藝曬莨廠在過去四十多年仍堅持至今。

十四歲入行當學徒，今年七十多的梁珠依然每天都到曬場了解工作進度。

梁珠：香雲紗，不要在我這一代消失

在現代紡織工業的衝擊下，香雲紗是少數保留下來的中國南方傳統手工藝，當中一直堅持的，少不了梁珠的份兒。這位土生土長的順德倫教人，既是成藝曬莨廠主理人、香雲紗協會會長，也是佛山非物質文化遺產國家級傳人，業內不少從業師傅都是從其曬莨廠訓練、出身。

這位老順德人，即使年屆七十多歲，依然滿頭黑髮，喜歡傳統菜餚，吃得講究，說話也句句妙語連珠，充滿廣東人的急智和詼諧，舉手投足充滿活力。香雲紗是梁珠（珠叔）的重要命脈，就算去茶樓飲早茶，老遠看到老人家身穿一件綠豆色的上衣，也忍不住走上前問個究竟。「最美的香雲紗顏色，是褪至綠豆般的綠黃色，現在已很少見了。要做出優質的香雲紗，需要無比的耐性和手藝，因為三十多個工序中稍有差池，都會影響到綢料的品質。一件好的香雲紗，可以穿一輩子，愈洗愈柔軟，也會愈來愈舒服。坊間有不少品質參差的，不但容易撕破，更會脫色，在傳統師傅的角度，是不合格的，也無法出售。正因為品質難控制，產量又少，我們才會把香雲紗叫作『軟黃金』。」

產業大起大落

回看自己的人生，這位國家級傳人也不禁慨嘆他的命跟香雲紗發展一樣，經歷大風打浪，有高有低。「我每天早出晚歸，身兼三十多種產業的主席，涉及各種商業項目。可是我依然心繫香雲紗，不願看見它在我有生之年消失，之後的就不敢擔保了。」

珠叔十四歲進入曬莨廠做學徒，五年內跟師父學曉香雲紗生產的每個工序。那年代順德佛山一帶曬莨廠普及，傳統的訓練對每個動作要求嚴謹，工人要手腳快、腦筋也要快。他十八歲時參加解放軍，退伍後卻正值文革，全國開始大煉鋼，同時亦把香雲紗的最後香火割斷。到了1979年改革開放，國家重辦曬莨廠，珠叔寧願放棄軍官職位，也要回鄉擔任廠長，把從前手藝精湛的老工人都請回來，並吸引了當時來自香港和江浙等地的客戶光顧，廠家年產達四十多萬米。

成藝曬莨廠，位於高交橋旁邊的位置。

香雲紗工序，一直保留手工製作，跟昔日的做法一樣。（圖片由受訪者提供）

距離曬莨廠十多分鐘的路程，就是新建的過烏遮光棚和未來香雲紗酒店、博物館。

正在興建中的酒店設備之一，採用傳統嶺南建築風格。

珠叔的得意之作，「孫子兵法」香雲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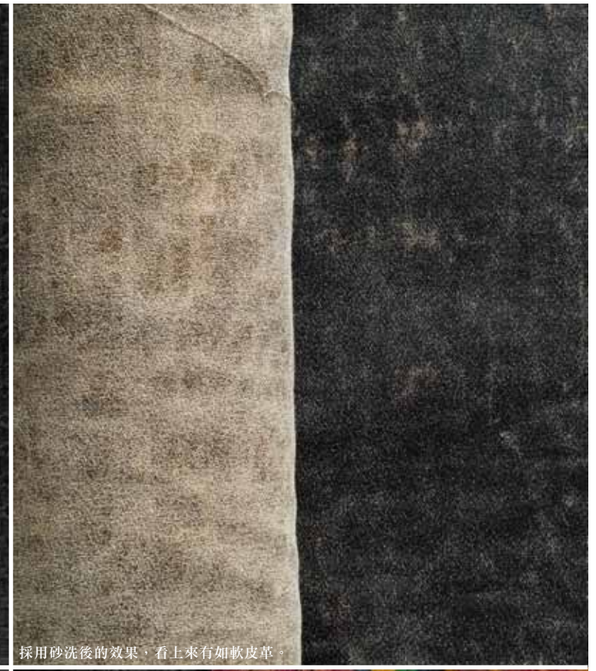
面對新時代衝擊

九十年代，市面上出現種類繁多且價廉新紡織品，搶去不少傳統紡織品的生意；加上現代人生活節奏加快，各種新紡織品如牛仔布、人造纖維、的確涼等，均成為製衣業的新寵兒。珠叔所屬工廠的香雲紗加工產量在1996年時，年產量僅剩下不到一萬米。這家成藝曬莨廠就是珠叔和兩位同伴在產業最低潮時買下，現在於染坊看到的設備，就是四十年前重建後保留至今。「這兒的染缸、染池、銅鍋、工具全是依據舊時製作，每件都要找老師傅再製造。」

後來日本和深圳的設計師跟他合作，用香雲紗製作高端路線的服裝，訂單轉移至海外。這些年卻為珠叔帶來兩個無法忘懷的經驗。「我的人生中兩個低潮，都跟香雲紗有關。跟海外客戶合作，他們喜歡嘗試新東西。有一次，一位日本人指定要把綢疋進行砂洗，即把香雲紗跟砂子一起滾，磨出不同圖案。師傅完成綢料之後，擔心得要死，嚇得把整批布收起來。因為洗練用力過度，將面料刮得亂七八糟的，我們極之愧疚，客人看了竟說好棒！另一次，也是加工效果過火，布疋變得硬綁綁的，客人也是一位日本設計師，看到就二話不說，即場把那塊香雲紗撕開，把碎片縫成為新潮手袋。」珠叔回想起來，額頭依然霍霍地直標冷汗。對於傳統訓練出身的他，面對新設計和粗樸的美感，真的需要時間適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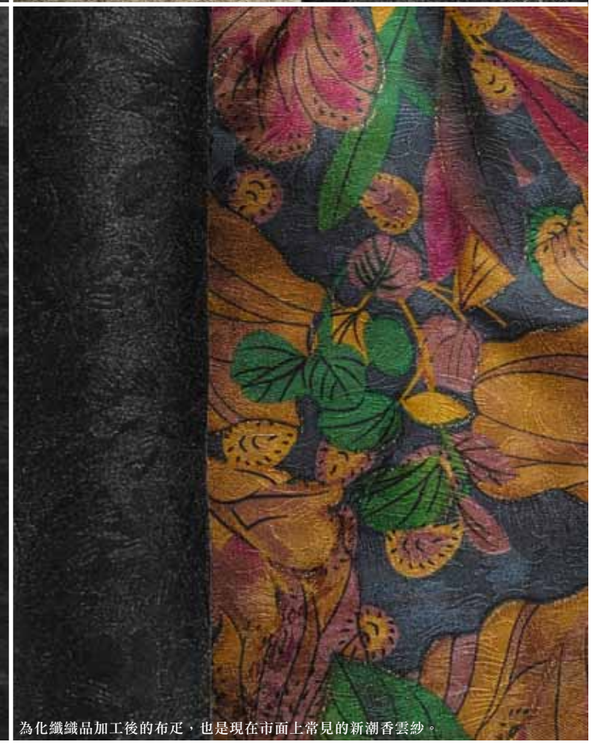
香雲紗染整技藝於2008年列入佛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，對行業的商業成績沒有太大幫助，卻令梁珠更確定要從時裝設計、旅遊保育和宣傳方向發展。在成藝曬莨廠附近，將會發展新項目，當中包括嶺南風格建築作坊、曬場、博物館、酒店等，工程正緩緩地進行。「你看中國有十三億人口，單是針對當中的一半人口，即六億，我相信香雲紗的未來也有發展空間。」

傳統款式香雲紗，一面是黑色，另一面則是褐色。



採用砂洗後的效果，看上去有如軟皮革。

透過調整莨染工序和時間，可以令織物厚度變硬，有如紙皮般的質感。



為化纖織品加工後的布疋，也是現在市面上常見的新潮香雲紗。

廣東香雲紗染整技藝，是當地的地理、氣候和絲綢業等因素下誕生的南方獨有工藝。

非物質的文化價值

面對新時代的現代織物、中國每年紡織產品產量多達十六億平方米，加上昔日精緻的絲綢業日漸淡出，均直接影響香雲紗行業的發展。自六十年代後，香雲紗市場一直不穩，加上當中涉及的技藝需要極大的勞動力，工時又長，令入行的年輕人愈來愈少。另一方面，當地的天然原材料和曬場正在面臨環境污染等潛在外在威脅。香雲紗在二十世紀，可說是一門處於瀕危階段的行業。

佛山市藝術創作院副院長廖雪林，與兩位作者吳浩亮、任光輝撰寫《香雲紗染整技藝》，其研究成為佛山選取香雲紗作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考據之一。

趁早保存

由佛山市藝術創作院副院長廖雪林與兩位作者吳浩亮、任光輝撰寫的《香雲紗染整技藝》，書中詳細地研究、解說香雲紗工藝背後的非物質價值，也列出了香雲紗與南方水土、日常生活的關係。繼十年前的研究後，為了編著第二本香雲紗研究書籍，廖雪林跟佛山市藝術創作院的研究員一起前來成藝曬莧場，搜集資料。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最大特點是無形、活態流動性，必須鮮活地傳遞。在申請第一批非遺的文化項目時，香雲紗在龍舟、木版年畫、粵劇等名單上被除下來。在申請第二批的時候，當時我還在非遺辦公室工作，因為國家非遺保護專家委員副主任烏炳安教授大力推薦，才把香雲紗保留下來。」

（左）順德自梳女也是香雲紗用家之一，這是她們在五十年代捐建冰玉堂時的合照。相中的香雲紗件件圖案不同，從款式中也可以看到各人對衣著的喜好。

（右）曾經盛極一時的綢紗布行，在清朝和民國時期都是南方人經常穿著的織品。

廖雪林畢業於中國藝術研究院，主修紡織染整製作，在香雲紗的研究上，花上了大量的時間，在曬場上實地研究，詳細記錄工序、做法，還有香雲紗的歷史文獻考查。在嚴謹的文字中，不時帶出香雲紗與南方水土的關係，甚具參考價值。

追溯起源

從文獻上記載，早於宋朝時，就有嶺南先民用薯莨染色技術「染皮製靴」。清代薯莨在印染行中更廣泛應用，如用於漁網、曹布、嶺南土布織物。自古有云：「粵緞之質密而均」，「廣紗甲天下」。廣紗是佛山的名產。紡織業曾經是佛山主要經濟支柱，更分成十八行業。在《順德縣志》中記載：「明代，手工繅絲業產品開始商業化。」廣東的絲織業帶起印染、曬莫、漿緞、機具和製衣等行業，在非遺的研究中亦指出，這就是香雲紗的誕生社會背景。

民初，南海西樵民樂程家發明了馬鞍絲提花絞綜，首創手扭眼通花，俗稱為白坯紗，曬莨後就成為莨紗，即香雲紗，當時被稱之為「廣東絲織業具劃時代意義和深遠影響的創舉」。香雲紗主要在南海縣一帶織造，其質地柔軟平滑，又結堅耐用，洗滌方便，是大眾喜歡的夏天衣料，因此在晚清和民國時期，香雲紗服飾在社會各階層流行。二十世紀初則成為上海豪門貴族酷愛和炫耀，也是出口外國的高級衣料。在1918年至1926年間是廣東省絲綢業的發展全盛時期，全省有絲廠數千間，曬莨場五十多間。

有關香雲紗的史料一直都很缺乏，也沒有確定的出土實物作考察依據。書中梳理出不同年代的文獻來源和懷疑的地方。廖雪林指出當中可信的，是廣東省科院研究員陳永灼在1965年對佛山從業人員進行的研究調查，留下了一批寶貴的資料，反映出三、四十年代佛山曬莨廠的概況，包括業界發展歷史，曬地資本、曬莨質量和實況、利潤問題、廠家與工人的關係、行業組織、工人的生活情況等，道出了曬莨行業與當地人生活的密切關係和傳統。「香雲紗一直是從民間發起的工藝；我們研究時，發現如不動手做，是無法了解當中的細節，例如這次便想要把三十多次的染整色調、深淺度、濃度數字詳盡記錄下來。」

舊日盛行的桑基魚塘現已絕迹廣東，只能在順德博物館的展館回味。

順德人　順德事

追溯香雲紗的起源，坊間有不少說法。然而，從地理和社會背景來說，跟廣東早年的絲綢業和珠三角獨有的桑基魚塘有關。桑基魚塘是在池中養魚、池邊種桑的綜合養魚方式。利用土地創造魚塘、墊高基田、塘基植桑，塘內養魚的人工生態系統。將桑、蠶、魚三者形成密切的關係，促成了種桑、養蠶、養魚發展，還有繅絲等加工業，既環保，又合乎生態要求。自明清年代、廣東順德一帶都是桑基魚塘盛行發展的地區，加上外國出口生意，令珠三角地區成為生產蠶桑和繅絲發展最旺盛的地方，1922年順德生產的生絲佔珠三角的97%，全國出口80%。然而，好景不常，1929年歐美國家經濟衰退，令絲綢銷路銳減，生絲價格下挫，一下子令外銷量大跌，桑基魚塘面積大量減少。解放後國家把桑蠶定為西北部大開發的計劃之一，在南蠶北移的局面下，1995年後，桑基魚塘在珠江三角洲基本上已消失了。今天我們在順德南國絲都絲綢博物館和順德博物館中，也只能依靠舊物和展品想像舊時的情景。

順德博物館

地址：佛山市順德區大良新城區碧水路北側

開放時間：早上9時至下午5時（星期一閉館）

免費開放

www.sdmusuem.net

南國絲都絲綢博物館

地址：順德觀綠路3號

電話：81-0757-2282620

讓文物說往事

佛山從前是紡織業的重鎮，在清晚和民國時期，香雲紗服飾流行，不論是達官貴人，經商或沿海漁民都曾普遍穿著。被稱之為「佛山通」的歷史收藏家李海源，收藏的物件從紡織品、家品、剪報、書刊、舊照片等等，多不勝數。他從家中帶來的香雲紗藏品，整整有六、七個大行李箱子，對他來說全都是佛山市的城市記憶。

（舊文物藏品來自李海源的佛山歷史收藏品）

在佛山的香雲紗舊布上，還可以看到當年的標價布條。

佛山歷史文物收藏家李海源，收集了不同種類的佛山舊物，認為這些都是記錄城市的重要記憶。

舊衣的演繹

身形高大的李海源，是土生土長的佛山人，收藏佛山歷史是他最大的嗜好、副業。平日花了不少時間在整理舊物之上，近乎廢寢忘餐。提起佛山舊事，從功夫、食物、街頭生活到建築，他都可以滔滔不絕地說：「我是舊時代的人，喜歡佛山的舊街、懷舊傳統食物、還有舊物件。眼看城市的新發展把佛山人文歷史改頭換面，舊建築被轉化成商業街、博物館，把原居民趕走，其實是把古蹟變成死建築。」

關於香雲紗，他珍藏了大大小小不同的衣衫，從清朝的農民短褲、唐裝褲、上衣、套裝、圍裙、童裝，甚至六十年代的解放民革裝，全是在舊城鎮各家各戶或老人家中收集而來。「每當有舊屋、鄉鎮要拆，我們就去收東西。這些衣服都是他們上代人留下的，父親穿了就留給兒子，因為唐裝褲尺寸寬鬆，適合不同的身材，從褲子上面的補丁，可以看到他們用了不同布料，花紋不同之外，也是歲月的痕迹。」

我們拆開包裝衣服的透明膠袋，舊衣還有陣陣的薯莨味，沒有發霉。迎來的卻是一件件性格各異的服飾，從農村風味的粗獷工作褲、大家閨秀造工精巧的小鳳仙，到民革男裝。可見從清朝、民國至文革期間，人們買布造衣服時，皆有不同的要求和演繹，也反映出當時的社會背景和生活習慣。

「有不少人都說香雲紗是達官貴人的專用衣料，看到這些舊衣，你會知道莨紗綢其實是非常普遍的南方民間夏裝，更有不同演繹。」李海源還收集了舊布行的包裝盒、宣傳單張、剪報和書籍，了解背後的歷史。「這些製作精美的包裝，都是當時人們購買香雲紗／莨紗綢的消費模式。有了這些資料，才能為佛山市留下紀錄。因此我的藏品一概不賣，只會捐給博物館。」

舊時買布造衣，民國時期中西文化交接，令衣服同時有中國結和西方鈕扣的款式。

因應綢紗織造技術不同，莨紗各自有獨特圖案，如傳統的雲彩。

最美的香雲紗顏色是綠豆黃，必須穿著二十多年以上才有此效果。

歲月洗練

李海源從城鄉家庭收集到的舊衣，當中不少都是穿著經年的香雲紗，如這件可以看到顏色從本來的深黑，慢慢漸退至綠豆黃，特別是動作較大的部位。

勞動短褲

藏品中有大量的男裝短褲，不少是穿著多年，更有不同的縫補痕迹。從順德博物館展場中的魚塘、農地舊相片中，可以看到清末民初期間的漁民和農夫都會穿上類似的短褲工作。

圍裙款

各人可以因應個人需要，以香雲紗布料製作衣裳，這件圍裙款式也許是廣東某行業的匠人工作服？

父傳子兩代褲

李海源說他遇上的舊褲，大部分都是父傳子的傳家物，在褲子上往往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補丁，不同色澤有深有淺，連布紋也不一樣。

分析這些舊褲上補丁布的花紋圖案，就可以知道是什麼年代的布材。

富貴人家

香雲紗也曾是達官貴人喜愛的布料，藏品中有些是一式兩件的女裝，有外套和內衣，造工精美，打開外套更有內袋的設計，更見巧思。

解放裝

六十年代的文革年代，也有採用香雲紗製作的衣服，剪裁款式西化，胸前各有兩個口袋和毛主席小襟章。

中西特色

舊年代的香雲紗衣飾，有別致的提花織機花紋，也有來自西方的新潮鈕扣。

精美包裝紙

在紡織業盛行的年代，包裝布料的紙張，用上精美的油墨印刷，雖然只有十二個精美大字宣傳，也叫人愛不釋手。

一生唐裝褲

唐裝褲剪裁寬闊，可以根據穿者的身材調整，保養得宜，可以穿足一生一世，甚至傳至子孫。

獨一無二

唐裝款式雖然簡單，當你細看衣衫上的細節，卻可以看到不同人對衣衫的要求和演繹，從尺寸、選材到裁剪都是獨一無二。

精美包裝盒

藏品中另一亮點是民國布行的莨紗綢包裝盒，設計結合了中西方藝術特色，從裝飾藝術都會風、傳統單線版畫至月曆牌的彩繪，都為這種佛山莨紗織物，帶來鮮明的形象。

民國紗綢業文獻

舊物總少不了文獻、舊書，幫助了解舊時的社會、經濟環境。這本由佛山聯生紗綢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小冊，以香雲紗為題，可以看到書中詳細地記錄下紗綢業的歷史、產銷至國內外城市等情況，還有商號宣傳廣告。

粵式減價招紙

益昌盛的這張綢緞布疋大減價招紙，用上廣東打油詩格式，介紹寶號位置、種織品的特色和款式賣點。

復興佛山莨紗

於佛山嶺南天地開店的蘇莨記，創辦人冼達峰花了四年時間研究、實驗，出品的莨紗以傳統方法研製，加入現代設計和色彩，有墨綠、黑和朱紅色等選擇。店內裝潢以傳統為主，也有其母親的莨紗廠保留下來的布辦和紀錄，致力把莨紗帶回年輕用家的生活中，再次接觸這門佛山傳統工藝。

其中一個盒內，還有新簇簇的莨紗上衣，色調鮮麗。

第三、四天的曬場上，堆滿了不同色澤的試品。

這隻「小蓮藕」，用上了不同的技巧，最後會成為什麼作品？

（上）浸莧後，就要到草地曬莧去。

（下）第一次動手浸莧，學員又興奮又緊張。染了幾天後，大家都感覺極之疲倦，站上染缸也手腳無力。

實驗新思維

話說回頭，既然香雲紗是一門如此繁複的手工業，到底金澤工藝館工作坊的學員，在短短五天內，可以得到什麼新啟示？

這些來自五湖四海的紡織專家、藝術家和愛好者，利用各種土法進行「曬莧」，每天早起到曬場，晚上還有聚會分享、討論。但五天的工作坊，學員最多只能染上十二、三次，跟工人的三十次工序，相差太遠。在烈日下，光是一個早上，身體早已被汗水濕透，更不要說用力搓布浸染薯莨液和曬莧。想到香雲紗的零售價是每米人民幣150元，大部分學員都覺得，真的不算貴。

至於香雲紗的另一種價值，卻在於各人透過實踐的新發現。金澤工藝館紡織部總監張西美，在這五天內也跟學員們一起實驗，染皮之外，也用試驗了防染。「薯莨染是單一材料的植物染，染整方法原理簡單，卻不容易掌握。然而正因為它的局限性，就更容易令人思考，我們在晚上的討論，可以分享大家在曬場上的成功與失敗，一天一天地調整方法，實驗出來的結果也令人驚喜。」

來自北京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的天然草木染與工藝研究副教授楊建軍，到順德之前，剛去重慶考察麻織品。這位草木染專家，擁有豐富的紡織工藝理論和實踐經驗。在曬莨場上，總是喜孜孜地四處看，時而採下薯莨葉研究，時而又在染房中考察，或觀看工人製作曬莨工序。工作坊的學員每遇上難題，便即場請教。如蠟染後如何除蠟？因為用熱水煮，會把織物上的薯莨液洗去；晚上又為學員補課，介紹各種日本草木染的技法，其中的絞纈方法，竟成為其中一種成功的染整方法。四天下來，他體會到香雲紗的手工藝，最重要的是其在地性，與生產環境的關係。「國內在手工藝傳承方面，還限於保留工藝，就是工藝的層面；日本的做法，則是要把傳統工藝做成現代人能使用的產品。其實手工藝不一定要用於生產，因為它的意義在於過程，大於結果。」

除了珠叔提供的絲綢疋，金澤工藝館的成員也準備好「百家布」，用上不同物料的布塊，組成一條大布，測試莨水於不同布料上的染色效果。

傳統絞纈以縫線封住布面，染整時就可以防止莨水進入，工作坊學員則嘗試用文具夾子代替針線。

清華大學美院的天然草染專家楊建軍教授，在工作坊中即場為學員補課外，也親自上場嘗試曬莨，手勢不輸曬場上的工人。

最後一天，期待已久的過烏和水洗！

第一天嘗試用綸料防染，結果失敗了。

傳統的蒲葵掃帚，可以把布上的莨水泡泡掃走。

每晚的染織課和工作坊交流，一起檢討當日的實驗進度，學新技巧、開展明日的測試。

學員成功之作

崔岩（草木山房）

「我先試用塗料繪畫圖案防染，可是在數次浸染後，麵漿就退走了。這次用夾染方式製作，利用薯莨液和太陽發生關係，也是效果最好的作品。」

張煦林（金澤工藝館工作坊助理）

「一直在忙着不同的實驗，一下子綢疋，一下子又是不同物料，這是用書法方式上泥的作品。」

羅冰英（書籍出版）

「我從未學過染布，這是第一次。作品選來這個布袋，尺寸剛好放書本，初試用線步作絞纐，想不到也有意外的效果。」

吳迪（金澤工藝館駐場藝術家）

「我用蠟畫上了紫藤花，又用泥畫斑紋，出來的效果都滿意。」

張西美（金澤工藝館紡織部總監）

「我可以做染整的時間不多，在曬場時我大部分都是先思考才動手的。這是我把竹子放在浸滿莨水織品上曬晾的防染效果。試盡了各種方法，結果最簡單的陽光就最好。」

黃文英（台灣紡織設計師、藝術家）

「成功的作品有兩件，手上這個採用了蜘蛛絞纐方式染整，以線縫緊的地方，可以完整地保留織面；讓染料滲進力度較鬆的地方；至於身上的絲巾，是在曬莨後用泥直接畫上圖案，效果也很明顯。」

黃娟（自由設計師）

「浸染、曬莨三次，再用河泥畫出貓爪花紋，再曬乾、過水。一面是柿子色，另一面則是淺駝色。」

童彤（金澤工藝館駐場研究員）

「這塊從第一天開始，就每天反覆地浸莨、曬莨，每次都小心地平均上色，最後過烏，洗淨後就有這個效果。最簡單，也最好看的。」

梁以瑚（藝術工作者）

「我的創作思維是繪畫，不是紡織人。中途試用把Masking Tape貼在織面上進行染整，想不到，效果也不錯。」

白略（江南手織布收藏者）

「薯莨染不一定要烏黑才好看，紅棕色的美感也不錯。這是用蠟染畫的圖案，也是效果分明。」

工作坊手記

五天的工作坊，學員經常在曬場上跑來跑去忙着拍照、染整，還有頭低低地用智能電話打字。原來是在互聯網記錄和發布每天的新發現和學習體驗。金澤工藝館的豆瓣日記上，也上載了這些由學員書寫的曬莨體驗，可以更近距離地了解她們的親身體驗。

www.douban.com/note/404434007

草木染，每次染整的效果都不一樣。台灣時裝設計師洪麗芬，在順德曬場上查看前幾天實驗的效果。

設計師的創新責任

黑膠綢曾經外銷海外，在海外華人社會中深受歡迎。早於八十年代便開始接觸黑膠綢的台灣服裝設計師洪麗芬（Sophie Hong），將薯莨染運用於自家品牌布料研發和服飾設計上，以天然纖料、傳統草木染工藝，運用蠶絲親膚、吸濕、透氣等特性，打破香雲紗傳統以來只有單一顏色的限制，開發出質感、色彩紋路豐富的「洪絲」。

「工藝這種東西，一定要做開發。設計師必須透過了解工藝製作的細節、工序，才能提出合乎時代需要，市場和用家的產品。我慶幸自己在香雲紗仍處於最純樸的時期接觸到這門工藝，還可以把它帶到國際市場上，讓外國人明白這種來自中國的手工傳統。」

洪麗芬的好友龍景昌，多年來穿著Sophie Hong的衣服，每穿洗一次就比上一次舒服。至今家人的衣服依然保持光潔如新。

色彩、質感還有線步，全都是設計師在製作衣服前，需要細心考慮的地方。

穿起洪絲系列的黑色香雲紗，可以看到設計師把東西方紡織工藝和設計混合之效果。

手工藝再發現

將於10月14至16日在台灣舉行的國際天然染織論壇，洪麗芬將參加服飾展覽外，還會發表兩篇自品牌於1984創辦以來，在「湘雲紗」應用開發和國際推廣的論文。「關於香雲紗的事，我一直都有點抗拒太張揚地宣揚。我的工作方式跟學術研究不同，我是親手去做的，箇中體會又不一樣。」從八十年代至今，相隔四十多年，舊時台灣有不少老人家會穿香雲紗，也叫「黑膠綢」。產自台灣山野中的薯莨，體形比廣東品種大，肉身顏色更紅，切開時，紅得像新鮮的生牛肉。用法也跟中國廣東、福建相似，可以加強漁網的保護、染布、製作民間保健藥物等。

在巴黎的Sophie Hong分店，是設計師自八、九十年代開始去歐洲宣傳中國工藝和自家設計的成果。

採用手工製造的技法，衣料上就不再是單調，而是豐富如藝術作品。

洪麗芬的設計採用了中西式剪裁之外，也考慮到現代人生活需要。衣服輕便，也方便清洗。

順德倫教也是Sophie第一次接觸香雲紗工藝的地方。她回想說：「第一次看到黑膠綢，是在八十年代的香港中藝，是蔡和平與廣東絲綢公司合作的成品。於是就自己一個人前來順德尋找曬莨廠，因而認識了梁珠，當時為了近距離地理解香雲紗的製作方法，我也跟工人一樣，留宿染房，每天跟着他們早起染曬、過烏。工藝這門課，不是問就有明確的答案，師傅也不一定可以具體的告訴你，薯莨水的染法、步驟，如為什麼第一次上莨水，要薄薄一層，之後慢慢補色，這些都是他們長年累積的經驗。」

一面創新，一面保留傳統

想創新，就要先理解工藝。細看Sophie Hong品牌的衣服，就可以明白。她的創新，必須要有實驗的精神。

她的「洪絲」系列，把傳統香雲紗工藝運用在絲、棉、麻等天然材料上，衣服採用手工車褶外露的方法，帶出布料立體剪裁。還用日本絞纈技巧，以手縫紮、抽、綁、捲、鈎，令布料呈現不規則的紋彩：有網狀、龜裂、葉紋狀，因為絲質的厚薄、組織和手感不一，基本上布料上每方每吋都不一樣。至於顏色，也特別利用曬莨的前半部分製作過程，透過反覆潑灑薯莨液、受光時間不同，產生深淺不同的棕紅、焦糖色，純絲更可以有皮革般的質感；而麻料則有光滑度。另外，又利用香雲紗與藍染兩種草木染工藝，製造出具層次感的布雕效果。在設計方面，服飾採用簡潔剪裁，有些款式可以雙面穿著，更可以置入洗衣袋中以洗衣機清洗，方便現代人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穿著。

女裝外套的細節在於採用立體剪裁，穿上後更覺舒適。

洪絲系列的布料，用上多種紡織工藝，質感豐富且充滿實驗性。

保護產業　教育用家

我們跟隨Sophie來到另一個順德曬莨廠，選址在一片甘蔗田的旁邊，一下車，就可以聞到空氣中的薯莨香味，車道兩旁也用薯莨碎堆成。曬莨廠分成一個染坊，四周包圍了三、四個曬場，二十多個工人，正在哼着歌曬莨，草地上全是紅紅棕棕的布疋，彷彿是一片繽紛的香雲紗海。主理人陳偉明跟Sophie合作多年，哪怕是多麼實驗性的要求，陳生都願意一試。「我自小在曬場長大，對我來說，曬莨就是成長的一部分。薯莨是一種很敏感的植物，特別是風向，有經驗的師傅說，每次打風前夕，薯莨碎都會自動浸到染缸底部，比天氣預報更準確。」

這兒的師傅經驗老到，最年長的有三十多年經驗。為了令曬場的工作環境更好，減少工人的體力損耗，專注於曬莨工序，曬場的設備，從遮光棚、過烏槽、染房中也有不少改良的機器。「我在幾年前自立曬莨廠，當年遇上市道不景，絲綢滯銷，好不容易捱過。現在有了穩定的客戶，亦增添了機器加強作業質量和成品的穩定度。未來希望可以嘗試在新的曬場旁邊，栽種薯莨。因為野生薯莨採集，有生有熟的，品質良莠不齊。舊日順德也有專人種薯莨供應曬場使用。」

手工業在產量上雖然比不上現代工業，但從文化的角度來說，價值卻是不可取締。曬莨廠的規模必須維持小量生產，才能穩定品質。2009年佛山將香雲紗染整技術列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，之後出現了一段「香雲紗」廠熱，多了二十多家曬莨廠，卻也一下子倒閉。因為他們製作的香雲紗質量不佳，還有混合化纖的加工織品，令香雲紗不再環保，而市面出現大量質量差的貨品，亦間接影響同業。更甚的是，對於大部分消費者來說，「香雲紗」可能只是本季流行衣飾，背後的手藝或品質，他們都不甚了解。Sophie特別提醒，這是一個文化教育的議題：「現代人並不是人人都懂得分辨什麼是好的衣料，什麼不是，甚至連如何保養都缺乏知識。過去二十年來，我把香雲紗帶到歐洲展場介紹，目的就是想更多人明白它背後的深層價值。」

曬場主理人陳生，自小在曬場長大，他說順德人懂得變通，傳統工藝在新時代中，需要合理地求變。

（左）位於蔗田中的曬場，遍地都是曬布。

（右）染坊內的工人正在上色

（左）曬場上的工人們大多心情愉快，有人一面工作，一面歌唱。陳生說，工人有工開，心情就好了。

（右）遮光棚內有一台新型過烏機，可以平均地上河泥。